容齋三筆/卷十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 ◄

容齋三筆
卷十一

► 卷十二

碑誌不書名

碑誌之作，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，播之當時，而垂之後世，當直存其名字，無所避隱。然東漢諸銘，載其先代，多只書官。如《淳于長夏承碑》云：「東萊府君之孫，太尉掾之中子，右中郎將之弟」，《李翊碑》云：「牷牁太守曾孫，謁者孫，從事君元子」之類是也。自唐及本朝，名人文集所誌，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，至於記序之文，亦然，王荊公為多，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。東坡先生《送路都曹》詩，首言：「乖崖公在蜀，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，公責之，遂求去，以詩留別，所謂『秋光都似宦情薄，山色不如歸意濃』者。公驚謝之曰：『吾過矣。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。』因留而慰薦之。坡幼時聞父老言，恨不問其姓名。及守穎州，而都曹路君，以小疾求致仕，誦此語，留之不可，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。」其詩大略云：「結髮空百戰，市人看先封。誰能搔白首，抱關望夕烽。」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。然亦不書其名，使之少獲表見，又為可惜也！

漢文帝不用兵

《史記·律書》云：「高祖厭苦軍事，偃武休息。孝文即位，將軍陳武等議曰：『南越、朝鮮，擁兵阻阨，選蠕觀望。宜及士民樂用，征討逆黨，以一封疆。』孝文曰：『朕能任衣冠，念不到此。會呂氏之亂，誤居正位，常戰戰慄慄，恐事之不終。且兵凶器，雖克所願，動亦耗病，謂百姓遠方何？今匈奴內侵，邊吏無功，邊民父子荷兵日久，朕常

為動心傷痛，無日忘之。願且堅邊設候，結和通使，休寧北陲，為功多矣。且無議軍。』故百姓無內外之繇，得息肩於田畝，天下富盛，粟至十餘錢。」予謂孝文之仁德如此，與武帝黷武窮兵，為霄壤不侔矣。然班史略不及此事。《資治通鑒》亦不編入，使其事不甚暴白，惜哉！

帝王諱名

帝王諱名，自周世始有此制，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。「克昌厥後，駿發爾私。」成王時所作詩。昌、發不為文、武諱也。宣王名誦而「吉甫作誦」之句，正在其時。厲王名胡，而「胡為虺蜴」、「胡然厲矣」之句，在其孫幽王時。小國曰胡，亦自若也。襄王名鄭，而鄭不改封。至於出居其國，使者告於秦、晉曰：「鄙在鄭地。」受晉文公朝，而鄭伯傅王。唯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，稱楚曰荊，其名曰政，自避其嫌，以正月為一月。蓋已非周禮矣。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，盈之字曰滿，徹之字曰通，雖但諱本字，而吏民犯者有刑。唐太宗名世民，在位之日不偏諱。故戴胄、唐儉為民部尚書，虞世南、李世勣在朝。至於高宗，始改民部為戶部，世勣但為勣。韓公《諱辯》云：「今上書及詔，不聞諱湝、勢、秉、機，惟宦官宮妾，乃不敢言喻及機，以為觸犯。」此數者皆其先世嫌名也。本朝尚文之習大盛，故禮官討論，每欲其多，廟諱遂有五十字者。舉場試卷，小涉疑似，士人輒不敢用，一或犯之，往往暗行黜落。方州科舉尤甚，此風殆不可革。然太祖諱下字內有從木從匀者，《廣韻》於進字中亦收。張魏公以名其子，而音為進。太宗諱字內有從耳從火者，又有梗音，今為人姓如故。高宗諱內從勹從口者亦然。真宗諱從　　亘，音胡登切。若缺其下畫，則為　　，遂并「怕」字不敢用，而易為常矣。

家諱中字

士大夫除官，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，此常行之法也。李燾仁甫之父名中，當贈中奉大夫，仁甫請於朝，謂當告家廟，與自身不同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，贈光祿卿。丞相頗欲許之。予在西垣聞其說，為諸公言，今一變成式，則他日贈中大夫，必為秘書監，贈太中大夫，必為諫議矣，決不可行。遂止。李願為江東提刑，以父名中，所部遂呼為通議，蓋近世率妄稱太中也。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。黃通老資政之子為臨安通判，府中亦稱為通議，而受之自如。

記張元事

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，必為人用。由餘入秦，穆公以霸；金日磾仕漢，脫武帝五柞之厄。唐世尤多，執失思力、阿史那社爾、李臨淮、高仙芝、渾瑊、李懷光、　　跌光顏、朱邪克用，皆立大功名，不可殫紀。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，否則為郭藥師矣。倘使中國英俊，翻致力於異域，忌壯士以資敵國者，固亦多有。賈季在狄，晉六卿以為難日至；桓溫不能留王猛，使為苻堅用；唐莊宗不能知韓延徽，使為阿保機用；皆是也。西夏曩霄之叛，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，而其事本末，國史不書。比得田畫承君集，實紀其事云：「張元、吳昊、姚嗣宗，皆關中人，負氣倜儻，有縱橫才，相與友善。嘗薄遊塞上，觀覘山川風俗，有經略西鄙意。姚題詩崆峒山寺壁，在兩界間，云：『南粵干戈未息肩，五原金鼓又轟天。崆峒山叟笑無語，飽聽松聲春晝眠。』范文正公巡邊，見之大驚。又有『踏破賀蘭石，掃清西海塵』之句。張為《鸚鵡詩》，卒章曰：『好著金籠收拾取，莫教飛去別人家。』吳亦有詩。將謁韓、范二帥，恥自屈，不肯往，乃礱大石，刻詩其上，使壯夫拽之於通衢，三人從後哭之，欲以鼓動二帥。既而果召與相見，躊躇未用問，張、吳徑走西夏。范公以急騎追之，不及，乃表姚入幕府。張、吳既至夏國，夏人倚為謀主，以抗朝廷，連兵十餘年，西方至為疲弊，職此二人為之。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，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，人未有知者。後乃聞西人臨境，作樂迎此二家而去，自是邊帥始待士矣。姚又有《述懷》詩曰：『大開雙白眼，只見一青天。』張有《雪》詩曰：『五丁仗劍決雲霓，直取銀河下帝畿。戰死玉龍三十萬，敗鱗風卷滿天飛。』吳詩獨不傳。觀此數聯，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。」承君所記如此。予謂張、吳在夏國，然後舉事，不應韓、范作帥日尚猶在關中，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？姚、張詩，筆談諸書，頗亦紀載。張、吳之名，正與羌酋二字同，蓋非偶然也。

宮室土木

秦始皇作阿房宮，寫蜀、荊地材至關中，役徒七十萬人。隋煬帝營宮室，近山無大木，皆致之遠方，二千人曳一柱，以木為輪，則戛摩火出，乃鑄鐵為轂，行一二里，轂輒破，別使數百人賫轂，隨而易之，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，計一柱之費，已用數十萬功。大中祥符間，奸佞之臣，罔真宗以符瑞，大興土木之役，以為道宮。玉清昭應之建，丁謂為修宮使，凡役工日至三四萬，所用有秦、隴、岐、同之松，嵐、石、汾、陰之柏，潭、衡、道、永、鼎、吉之梓、柟、櫧，溫、台、衢、吉之楩，永、澧、處之楩、樟，潭、柳、明、越之杉，鄭、淄之青石，衡州之碧石，萊州之白石，絳州之斑石，吳越之奇石，洛水之石卵，宜聖庫之銀朱，桂州之丹砂，河南之赭土，衢州之朱土，梓、信之石青、石綠，磁、相之黛，秦、階之雌黃，廣州之藤黃，孟、澤之槐華，虢州之鉛丹，信州之土黃，河南之胡粉，衛州之白堊，鄆州之蚌粉，兗、澤之墨，歸、歙之漆，萊蕪、興國

之鐵。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。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為鍮、冶金薄、鍛鐵以給用。凡東西三百一十步，南北百四十三步。地多黑土疏惡，於京東北取良土易之，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。起二年四月，至七年十一月宮成，總二千六百一十區。不及二十年，天火一夕焚，但存一殿。是時，役遍天下，而至尊無窮兵黷武、聲色苑囿、嚴刑峻法之舉，故民間樂從，無一違命，視秦、隋二代，萬萬不侔矣。然一時賢識之士，猶為盛世惜之。國史志載其事，欲以為誇，然不若掩之之為愈也。沈括《筆談》云：「溫州雁蕩山，前世人所不見。故謝靈運為太守，未嘗遊歷。因昭應宮采木，深入窮山，此境始露於外。」他可知矣。〈衛州，一作衡州。〉

歲月日風雷雄雌

虞喜天文論漢《太初曆》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：「歲雄在閼逢，雌在攝提格，月雄在畢，雌在觜，日雄在子。」又云：「甲歲雄也，畢月雄也，陬月雌也。」大抵以十幹為歲陽，故謂之雄，十二支為歲陰，故謂之雌，但畢、觜為月雄雌不可曉。今之言陰陽者，未嘗用雄雌二字也。《郎【f】傳》引《易雌雄秘曆》，今亡此書。宋玉《風賦》有雄風雌風之說。沈約有「雌霓連蜷」之句。《春秋元命包》曰：「陰陽合而為雷。」《師曠占》曰：「春雷始起，其音格格，其霹靂者，所謂雄雷，旱氣也。其鳴依依，音不大霹靂者，所謂雌雷，水氣也。」見《法苑珠林》。予家有故書一種，曰《孝經雌雄圖》，云出京房《易傳》，亦日星占相書也。

東坡三詩

東坡初赴惠州，過峽山寺，不值主人，故其詩云：「山僧本幽獨，乞食況未還。雲碓水自春，松門風力關。石泉解娛客，琴築鳴空山。」既至惠州，殘臘獨出，至棲禪寺，亦不逢一僧，故其詩云：「江邊有微行，詰曲背城市。平湖春草合，步到棲禪寺。堂空不見人，老稚掩關睡。所營在一食，食已寧復事。客行豈無得？施子淨掃地。風松獨不靜，送我作鼓吹。」後在儋耳作《觀棋》詩，記遊廬山白鶴觀，觀中人皆闔戶晝寢，獨聞棋聲，云：「五老峰前，白鶴遺址。長松蔭庭，風日清美。我時獨遊，不逢一士。誰歟棋者？戶外屨二。不聞人聲，時聞落子。」其寂寞冷落之味，可以想見，句語之妙，一至於此。

天文七政

《尚書・舜典》：「以齊七政。」孔安國本註，謂「日月五星也」。而馬融云：「七政者北斗七星，各有所主。第一主日；第二主月；第三曰命火，謂熒惑也；第四曰煞土，謂填星也；第五曰代水，謂辰星也；第六曰危木，謂歲星也；第七曰剽金，謂太白也。日月五星各異，故曰七政。」《尚書大傳》一說，又以為：「七政者，謂春、秋、冬、夏、天文、地理、人道，所以為政也，人道正而萬事順成。」三說不同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。

符讀書城南

《符讀書城南》一章，韓文公以訓其子，使之腹有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致力於學，其意美矣。然所謂「一為公與相，潭潭府中居，不見公與相，起身自犁鋤」等語，乃是覬覦富貴，為可議也。杜牧之《寄小侄阿宜》詩亦云：「朝廷用文治，大開官職場。願爾出門去，取官如驅羊。」其意與韓類也。予向為陳鑄作《城南堂記》，亦及此意云。

致仕官上壽

范蜀公自翰林學士，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，仍居京師，同天節乞隨班上壽，許之。遂著為令。韓康公，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，太皇太后受冊，乞隨班稱賀，而降詔免赴，二者不同如此。

五經字義相反

治之與亂，順之與擾，定之與荒，香之與臭，遂之與潰，皆美惡相對之字。然《五經》用之或相反，如亂臣十人，亂越我家，惟以亂民，亂為四方新辟，亂為四輔，厥亂明我新造邦，丕乃俾亂之類，以亂訓治也。安擾邦國，擾而毅，擾龍，六擾之類，以擾訓順也。荒度土功，遂荒大東，大王荒之，葛藟荒之之類，以荒訓定也。無聲無臭，胡臭亶時，其臭膻，臭陰達於淵泉之類，以臭訓香也。是用不潰於成，草不潰茂之類，以潰訓遂也。鄭康成箋《毛詩》潰成，與毛公皆釋為遂，至於潰茂，則以為潰當作匯，匯，茂貌也。自為異同如此。

鎮星為福

世之伎術，以五星論命者，大率以火、土為惡，故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。土，鎮星也，

行遲，每至一宮，則二歲四月乃去，以故為災最久。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，苻堅欲南伐，歲鎮守鬥，識者以為不利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云：「五潢，五帝車舍。火入，旱；金，兵；水，水。」宋均曰：「不言木、土者，德星不為害也。」又云：「五星犯北落，軍起。火、金、水尤甚。木、土，軍吉。」又云：「鎮星所居國吉。未當居而居，已去而復，還居之，其國得土。若當居而不居，既已居之，又西東去，其國失土。其居久，其國福厚；其居易，輕速也。福薄。」如此則鎮星乃為大福德，與木亡異，豈非國家休祥所系，非民庶可得侔邪？

東坡引用史傳

東坡先生作文，引用史傳，必詳述本末，有至百餘字者，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，不待復尋繹書策也。如《勤上人詩集敘》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事，《晁君成詩集敘》引李郃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，《上富丞相書》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，《答李琮書》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，《與朱鄂州書》引王溶活巴人生子事，《蓋公堂記》引曹參治齊事，《滕縣公堂記》引徐公事，《溫公碑》引慕容紹宗、李勣事，《密州通判題名記》引羊叔子、鄒湛事，《荔枝嘆》詩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。

兩莫愁

莫愁者郢州石城人，今郢有莫愁村。畫工傳其貌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。《唐書·樂志》曰：「《莫愁樂》者，出於《石城樂》，石城有女子名莫愁，善歌謠。」古詞曰「莫愁在何處？莫愁石城西，艇子打兩槳，催送莫愁來」者是也。李義山詩曰：「海外徒聞更九州，他生未卜此生休。空傳虎旅鳴宵柝，無復雞人送曉籌。此日六軍同駐馬，他時七夕笑牽牛。如何四紀為天子，不及盧家有莫愁？」此莫愁者洛陽人。梁武帝《河中之歌》曰「河中之水向東流，洛陽女兒名莫愁。莫愁十三能織綺，十四采桑南陌頭，十五嫁為盧家婦，十六生兒似阿侯。盧家蘭室桂為梁，中有郁金蘇合香，頭上金釵十二行，足下絲履五文章，珊瑚掛鏡爛生光，平頭奴子擎履箱，人生富貴何所望？恨不早嫁東家王」者是也。盧氏之盛如此，所云「不早嫁東家王」，莫詳其義。近世周美成樂府《西河》一闋，專詠金陵，所云「莫愁艇子曾系」之語，豈非誤指石頭城為石城乎？

何公橋詩

英州小市，江水貫其中，舊架木作橋，每不過數年，輒為湍潦所壞。郡守建安何智甫，

始疊石為之，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，何求文以紀。坡作四言詩一首，凡五十六句。今載於後集第八卷，所謂「天壤之間，水居其多。人之往來，如鵜在河」是也。予侍親居英，與僧希賜遊南山，步過橋上，讀詩碑。希賜云：「真本藏於何氏，此有石刻，經黨禁亦不存。」今以板刻之，乃希賜所書也。賜因言何公初請記，坡為賦此詩，既大書矣。而未遣送，郡候兵執役者見之。以告何，何又來謁，坡曰：「拭未到橋所，難以想像落筆。」何即命具食，拉坡偕往。坡曰：「使君是地主，宜先升車。」何謝不敢，乃並轎而行。既至，坡曰：「正堪作詩，晚當奉戒。」抵暮送與之。蓋詩中云：「我來與公，同載而出。歡呼填道，抱其馬足。」故欲同行，以印此語耳。坡公作詩時，建中靖國元年辛已。予聞希賜語時，紹興十七年丁卯，相去四十六年。今追憶前事，乃紹熙五年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